



山中的童年

瓦·安那尼揚 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

山中的童年

（中国当代文学）

（中国当代文学）

〔蘇聯〕瓦·安那尼揚

山中的童年

阿·久里—那札良茨 俄譯

范 之 超 中譯

格·漢 姜 畫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Вахтанг Апанян

ДЕТСТВО В ГОРАХ

Детгиз 1952

書號：譯 0088 28 開本 95 千字 定價 4,800 元

山中的童年（高）

著 者	瓦 · 安 那 尼 揚
俄 譯 者	阿 · 久 里 一 那 札 良 茨
中 譯 者	范 之 超
繪 圖 者	格 · 漢 姜
出 版 者	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
	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
印 刷 者	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廠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

1955年2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1510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

目 錄

鮭魚	一
鵲鷹的窠	一七
我們的查巴兒	三
小鴿子	二九
母熊	三
兔子	五
饑餓的冬天	五
狼	九
到雙廟谷去的路上	一〇三
鹿	一二三
第一次獵熊	一二〇
在塞溫湖邊	一二〇



鮭 魚

我們的村莊在小高加索山嶺的一個頂峯——哈爾——哈魯山的山脚下。

在哈爾——哈魯山的山坡上，佈滿了山毛櫸樹林、櫟樹林和綠玉一般的林中草地，草地上點綴着美麗燦爛的花朵。山頂光禿而有點兒平坦，上面的草像海浪似地蕩漾着。

在六月裏，我們牧人們聚攏自己的畜羣——乳牛、小牛和綿羊，把牠們趕到山上。我們在山上一個避風的角落裏，張起了自己的大帳篷。這就是我們夏天的遊牧地。

我們在哈爾——哈魯山的山頂上一直待到秋涼，待到每天早晨草上蒙上白霜的時候爲止。

那時，我們在哈爾——哈魯山的阿維魯克——烏爾特高原的邊緣張起了大帳篷。帳篷後面是一片疏林。到了山

谷裏，疏林就漸漸濃密而變得陰森森的了。

山河在山谷裏發出單調而低沉的潺潺聲。在雨季裏，山河暴漲，水變得混濁濁的，像驚醒的蟒蛇似地咆哮着，猛撞着岩壁，並且把沿岸的樹木連根拔起。在乾旱的日子裏，它就馴服了，變成一條寧靜而溫柔的小溪。

我們在河的兩岸牧放着粗野的小牛。因爲那裏有茂密的草，是一個涼爽的好地方。

在熱天，我們把小牛留在樹蔭下，自己却到河裏去，在那被太陽晒得火燙的大石板上洗澡，曬太陽。

在這裏，河從高高的絕壁上流下來，形成湍急的奔流——人們叫它大瀑布——向下降落。這個大瀑布在雨季裏是很可怕的。水奔馳着，以難以阻擋的流勢，發出喧鬧的吼聲，山谷都給震動了。

據老獵人沙卡爾爺爺說，往年河的上游有許多鮭魚。有一次在暴雨之後，河水上漲，漫上了兩岸，狂奔着衝進山谷。水把魚混在石、砂和污泥裏向下沖去。從那時起，魚就不能回轉來，而且永遠不能游到大瀑布上面去了。

我們的河，流出山谷以後，就奔向谷地，在那裏和寬闊的阿克斯捷夫河匯合在一起。每年夏天，鮭魚離開阿克斯捷夫河，順着我們的河往山上游。正像都市裏的人到別墅去避暑一樣。

鮭魚是一種最精美的魚。即使是一個藝術家也不能在油畫上描繪出牠那變幻奇妙的色彩。當牠迎着陽光，在明淨的河水裏跳躍時，該多美啣！

而牠生來就渴望到高處去。牠總是向上——向山頂上，向山河或者泉水的發源處去。因為那裏是涼爽的，那裏的水是清澈而潔淨的。

初秋時，山河變得非常淺。落在水裏的黃樹葉子，到處堆積着，阻止了水流，所以在這些落葉所構成的堤壩裏就攔下來的鮭魚羣，就變成了俘虜，不能回到阿克斯特夫河裏去了。

我們就在大瀑布下面的這些堤壩裏追捕這些俘虜。

大瀑布下面的水池，是魚「到別墅去」的旅程中的終點站。在牠們高了還想高的意向中，這個水池就是牠們不能越過的境界。魚到了這裏，就企圖戰勝小瀑布。牠們張着鰭，膨起鰓，順着從岩壁上降下來的難行的細流，用力向上飛。剎那間，牠們像神話裏沙黑瑪爾蛇似的美豔的身體，在瀑布的飛沫裏，迎着陽光令人眩目地閃耀着，但是，接着牠們又沉重地跌了下來，因為水閘太高了！

失敗並沒有阻止鮭魚，而牠們戰勝奔流、征服大瀑布並回到瀑布頂上去的企圖，一直繼續到寒冷來到，應該回到溫暖的山谷裏去的時候為止。

鮭魚的向上、永遠向上的意向是那樣的狂熱，牠們想念涼爽的山，想念悅耳的山泉是那樣的偉大，使得我有一次決定幫助牠們實現牠們的願望。

「沙卡爾爺爺，鮭魚的卵是怎樣的？」我問有名的獵人說。

「你瞧，在那邊石頭邊緣上的黏液，就是魚的卵。」

我潛到小溪裏，開始在許多石頭上打量着。嘿，蛋就在那裏！我拿起了一塊石頭。膠狀的黏液——所有像蛙眼似的顆粒，都黏在石頭的一邊。魚保衛子孫的本能，竟然發揮到這種程

度！牠們把自己的卵黏在石頭上，免得給水沖走……

我找到一些這樣的石頭，放在有水的桶裏，就這樣咯吱咯吱地帶着自己這很重的一桶東西，向河的上游走去。

樹林沒有了。河裏的水變得更清亮了。小河是那樣愉快地在充滿陽光的谷地裏流着，那樣活潑地在河床裏跳躍着，我這才明白我的小美人兒〔註〕爲什麼一心想到這裏來。牠自己並沒見到，也不知道這些地方，但是在這裏，在這明朗的谷地裏，在這涼爽而寧靜的水中，牠的祖先曾經居住過。湍急而混濁的奔流把牠們向下沖，沖到阿克斯特夫河裏去了。在那裏，牠們繁殖起來，而牠們在這個極樂的谷地裏所體驗到的愉快情緒，也許還留在牠們的血液裏，傳給了牠們的後代。這種情緒已經成爲一種天性，成爲一種不可遏止的、自發的、渴望到高處去的意向。

一個岩石窪裏的水，垂降到一塊花崗石的又大又平的斷片上。千餘年來，水把這塊石頭滴成一個漂亮的橢圓形的盆子，盆子裏的水迎着陽光，閃出彩虹色的星花。

我把黏着魚卵的石頭從桶裏拿了出來，放到盆子裏。小魚快要誕生了，所以宇宙開始對牠們施用魔力。牠們一定以爲照耀在這花崗石盆裏的陽光是什麼魔術哩！

這個念頭太使我高興了，我甚至覺得它使我小時的朋友——狼狗波加兒也受到感染。牠跳起來把爪子搭在我的肩上，在臉上舔了一舔。

「波加兒，我們就把魚子留在這個漂亮的盆子裏，我們到小瀑布下面的水池裏去捉美人兒吧。不過要講妥，」我說。「肚腸是你的，其餘的都歸我。同意嗎？」

〔註〕「小美人兒」是牧童們對鮭魚的愛稱。

狗在草上翻了個筋斗，這表示牠樂於接受我的建議。

我們又順着溪流往下走。

老遠我就用獵人的貪婪目光盯着河灣和漩渦，搜尋着美人兒：牠們也許就在那裏吧？我熟知牠們的「白天的生活方式」，牠們和避暑人一樣，就喜歡作日光浴。

啊哈，你瞧我們的魚就在那裏，在那寧靜而狹窄的河灣裏，因為那裏有陽光透過樹葉，穿到水底。牠們就躲在那裏的石頭底下。

美人兒一發現我，優雅地把鰭拍了一下，便不見了，但是，牠那開叉的尾巴從石頭下面露了出來，把牠出賣了。牠是我的啦！

「波加兒，快去！」我嚷着，迅速一揮手就把魚扔到岸上。

魚在空中翻騰了一下，就跌在草上。剎那間，在陽光下閃出鮮豔奪目的彩色。

波加兒尖叫了一會，因為預覺着有美味可吃，舔着嘴唇。

「波加兒，你看到那個小灣嗎？那裏有很多魚。」

波加兒凝視着小灣，搖着尾巴。

「你也許要問我是怎樣知道，而且怎樣從這裏就知道那裏有魚的吧？呃，波加兒，一切事情都在於智慧。要知道我是人，而你是狗，所以你不明白啦。但是這一切多麼簡單啊！……

你瞧那個水窪吧。水草沉到石頭和砂礫上。這就是說，魚在那裏不能生活，不能遊戲。要不然，就得打掃一番，用尾巴掃去所有的污泥。你瞧這個小灣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有避暑者在這裏。牠每天早上都要出來閒遊，所以牠一面逛着，一面用尾巴和鰭在自己的林蔭道上打掃清

潔，使得更加明亮。明白了嗎？蠢東西！好吧，讓我們去檢查一下，看我說的是真話，還是像你那樣常常憑空的亂叫。」

波加兒好像聽懂了我的話似的。

「好啦，別生氣。但是當真的：你每天夜裏，不管有沒有必要，老是亂叫，妨礙人家的睡眠，好像狼羣掠過似的……這都是你的鬼把戲！」

我們往下面黑黝黝的水窪跟前走去。水窪裏當然連魚影子也沒有。可是，在澄清的小灣裏的石頭底下，「避暑者」的全家都躲在裏面。

「你瞧，波加兒，」我說。「牠們的尾巴從石頭下面露出來啦。不過你不要以為我抓到魚尾巴抓不到魚。你看看我怎樣幹吧……」

我把手伸到水裏，抓住魚頭，就把一條大魚扔到岸上。牠的頭和背脊是黑的，兩肋有黑點，頭大，嘴闊，鰭長。甚至一下子看不出這是一條鮭魚。

「大概這是全家最老的一個，你以為怎樣，波加兒？牠一定是父親，要不然就是祖父……讓我再來捉一條吧……」

新捉到的一條魚比較小些。牠的頭很小，身體肥胖，顏色鮮明，肚子發紅。

「這是母親，波加兒，」我有把握地說。「還有什麼別的魚留在那裏呢？……那塊石頭下面的魚是很多的。牠們都搞到哪裏去了呢？」

我一看，在那塊躲過魚的石頭周圍，水渾起來了。魚一定都跑了。啊，不，牠們都在那邊，在另外一塊石頭底下。

「在那裏，波加兒，在那……下面，那裏的水清亮些。你瞧，那不是開叉的尾巴露出來了嗎？」

我又把魚扔到岸上，但不是一條，而是一下子兩條。

「喝，你瞧，波加兒，我幹得多麼好！」

我把小魚中的一條拿了起來。

「瞧，這一條，」我對我的四腳朋友說。「一定是兒子。你瞧，牠多像父親：頭一樣黑，一樣大，只是身體暫時稍微亮點：要知道牠還小着哩。」

波加兒就像懂得我的話似地瞅着魚。牠的眼睛挺聰明，我覺得牠好像在聚精會神地傾聽我的話。

我把另外的一條魚指給波加兒看。牠非常小，並且特別漂亮。牠的小嘴一張一閉地在我手心裏微微顫動着。

「這是女兒，波加兒。你瞧，牠多像母親。牠母親小時候想必也是一模一樣：要知道這條魚頂多才兩個月哩。你瞧，牠多麼柔軟，多麼明亮，胸脯金光閃閃，兩肋鮮豔奪目……波加兒，我們把牠放掉，好吧？讓牠活着吧！」

我把小魚拋到水裏。牠立刻蘇醒過來，逃到石頭底下，逃到自己的已經空無所有的家裏去了。

我把其餘的魚放在綠色的嫩枝上。波加兒疑惑地望着我。

「波加兒，讓我們再捉幾條吧。光這些是不夠飽的：你是知道我這個牧人的食量的。我們

捉得多的，在火上烤着，吃完了再往回走，走到小牛那裏去。願意嗎？」我問。

我們又順着河往上走。

在一個河灣裏，河道變窄了，我把自己的蕨袋就這樣地放在那裏，差不多整個水流都流到袋子裏去了。我稍微走上去一點，把河水堵塞起來，然後用棍子在石頭底下攪着，把所有的魚往下趕。

當我把蕨袋從水裏提起來時，我發現袋裏有許多樹葉和細枝。我把它們抖在草上，我看到我的美人兒在這團東西裏面跳動着，顫抖着。

波加兒尊敬地望着我，搖着尾巴。牠的狂喜是沒有止境的。

按照我們的協定，我把全部魚肚腸都給狗，而把肉留給自己，我們就這樣痛快地吃了一頓。篝火上烤的魚該有多美啊！……我把幾條魚放在水桶裏，因為我要把牠們活着帶回家去。

我說：「我們把這一條送給阿托的女兒索娜。如果你，波加兒，像人一樣聰明，你就會知道鮭魚是世界上最猛烈的藥了。一個病人吞了一條小魚——一定要吞活的——馬上就等於用刀子斬斷他的病根……」

像平常一樣，母親嚟叨着迎着我。

「唉，孩子，可別玩水啦，腳上受了風寒要生病的呀！」她看到水桶裏的魚和我濕淋淋的衣裳說。

父親從割草場回來了。我們把炸好的魚端給他。他的臉上開朗了。他再沒有比吃着自己兒子的獵獲物更開心的事啊。

「我的兒子可不是叫魚從手裏跑掉的那種人！」他驕傲地說。

我們鄰人柯查爾的女兒索娜是一個臉色蒼白的姑娘。她臉腳浮腫，經常背對着草棚，迎着太陽坐着。她常常發冷，哆嗦着。巫醫的什麼「醫治」方法都用過，什麼藥都強迫她吃過！有一次他們宰了一隻小羊，把索娜裹在滾燙的羊皮裏。又勸她吃山驢的奶……

「這是紅乳牛的奶，」他們騙她說。「你喝，親愛的索娜，喝了就會好的。」
有一回，他們拾了鷹糞，拌在油脂裏，擦她的身體……但是一點效力也沒有。

「鮭魚能救她，一定能救她，」村子裏的巫婆拉卓有把握地說。

索娜提心吊胆地望着在水桶裏跳蹦的鮭魚。

「吞下去，親愛的姑娘，吞下去，別怕，」巫婆勸她說。「你就閉着眼睛吞下吧。」
索娜厭惡地吞了一條小活鮭，嚇得大叫起來。

……過了幾個星期。山上的草場蒙上了霜，我們就遷到過冬地去了，我們鄰人的女兒——
索娜姑娘的小墓留在阿維魯克——烏爾特高原，因為美人兒加速了她的不可避免的死亡……

冬天了。我們在窖洞裏感到很無聊。

我走到外面。白皚皚的吹雪就在哈爾——哈魯和阿維魯克——烏爾特的山頂上怒吼，過冬地周圍的羣山被籠罩在煙霧裏。

我的小魚是不是還活在那裏呢？牠們大概在覆着冰的盆子裏凍僵了吧。

我去對沙卡爾爺爺說：

「爺爺，魚能在山上的河裏過冬嗎？」

「水深的地方就可以過冬。不過在我們山上，哪裏會有魚呢？」

我不吭聲。關於在大瀑布上面的花崗石盆子裏有魚的事，我不曾告訴任何人。這是我的祕密。

爺爺的回答使我放心了，我的盆子是很深的啊！……

第二年的初夏，我們又上山了。

我們剛好張開大帳篷，我就帶着波加兒到大瀑布上頭的山谷裏去了。老遠我就看到整個小灣在太陽裏閃耀着，發出燦爛的光芒。可見有魚在那裏跳躍……

我們到了河邊上。

年輕的美人兒鼓着眼睛，把美麗的腰身迎着太陽取暖。

我的高興是沒有止境的。

「波加兒，你想想吧，你倒說說看：魚有什麼敵人？……哼，不管你怎麼聰明！我們走吧……」

這天，我巡視了瀑布上面的整條河，打死了我所看到的青蛙。我把這些青蛙都給波加兒吃了。

在這天以後，我每天在大瀑布上面放小牛時，總是照看着我的小魚，我保護並侍候着牠

們，當我想到牠們是在成長壯大時，當我想到這是我的祕密，是我的隱祕的快樂時，我就感到高興。

但是在夏天，祕密揭穿了：難道還有什麼事瞞得過老獵人的眼睛嗎？

在花崗石盆子裏有魚，沙卡爾爺爺老遠就發現了。

「喂，斯傑潘諾夫的兒子，沒有你，那裏是不會有魚的！」他說，大概他想起我們在過冬地的談話了。

我高興得臉都脹紅了。可是我很怕：他會不會來捉魚呢？但是沙卡爾爺爺和別的上年紀的女人都在忙着割草，他們是沒有工夫來捉魚的。而我的同年們……好吧，隨便讓他們哪個到我的盆子跟前來試試吧！無論是我或者是波加兒，都會教他們受一場大驚駭。

我和波加兒保護着小魚，非常關心牠們，無論在狂風的時候，或者是在暴雨的時候，與我說我們想到的是小牛，不如說想到的是我們的小魚，別讓奔流把牠們沖下去。

有一次，我和我們遊牧地的婦女吵了一場。

某一個星期天，她們都到河邊來，開始用重棍子捶掉從帳篷上拆下來的毯子上的污垢，再把毯子放到我的盆子裏。

盆裏清亮亮的水，變得混濁濁的。

我扛着一根橡木棍，戴着一頂大羊皮帽，帶着獵狗走了過來，要求她們不要再洗。

「喂，淘氣鬼，沒出息的斜眼兒，給我滾開去，不然我要告訴你父親！」巫婆拉卓威嚇我說。

我冒了火，並且大嚷起來：

「我不准在這裏洗！給我到下面去，到瀑布下面去——你們到那裏可以洗，你們在水裏要怎麼捶就怎麼捶！」

女人們不睬我。

「走開！」我又說一遍。「再不走，我要叫狗咬啦！」

「真的要叫狗咬人啦，瘋小子！」拉卓恐懼地說。

我的臭名救了小魚。女人們咒罵着走開了。

「喂，我是什麼樣的男子漢，你看見了吧？」我在波加兒面前誇耀着說。「當心，隨便什麼人都不准到這裏來！」

但是割草期完了，許多人對捉魚感到興趣了。他們捉了魚，稱讚我，他們用很肥的魚請客，而不幸的魚血就像打我心裏流出來似的使我難受。

「波加兒，」我說。「咱們受了苦，養着魚，別人却來吃魚。你真以爲咱們就不能來吃一點嗎？」

波加兒垂涎欲滴地用尾巴在地上掃着。

於是，我們走進山谷。沙卡爾爺爺正用鐵鍬在幹活——在花崗石盆子附近築堤。

「嗨，斯傑潘諾夫的兒子，到這裏來幫幫忙吧！」他喊我。

我走到那裏去。

我和沙卡爾爺爺一道把河流引向一旁。在以前的河床裏，水立刻變渾了，河也淺了，因